

# 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

BUDUANGEMINGLUN YU GEMINGFAZHANJIEDUANLUN



重庆人民出版社

# 不断革命論与革命发展阶段論

重 庆 人 民 出 版 社

## 不斷革命論与革命发展阶段論

重慶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重慶嘉陵路344號)

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1號

重慶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重慶發行所發行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4 字數27千

195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1—62,000

統一書號: 3114·80

定價: (7)0.13元

## 目 录

|                                     |              |
|-------------------------------------|--------------|
| 不断革命論与革命发展阶段論.....                  | 魏晨旭 ( 1 )    |
| 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的阶段論.....                 | 石梁人 ( 11 )   |
| 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                  | 徐崇温 ( 16 )   |
| 坚持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相統一的<br>馬克思主义观点..... | 汪小川 ( 27 ) / |
| 談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                 | 詹一之 ( 33 )   |

## 不断革命論与革命发展阶段論(注)

戴晨旭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它运用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統一的原則，科学地闡明了人民公社的性質和发展的方向，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目前阶段的特点。它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之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間的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的关系。決議在对上述問題所进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党在当前阶段的基本任务，以及为完成这些任务而应执行的一系列的方針和政策。

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的統一，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基本原理之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向来都是运用这一原理来分析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和趋向，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因此，才能使中国革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在八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又运用这一理論武器，創造性地研究和解决了我国人民公社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設中許多重大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并以我国人民公社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

---

(注) 本文經作者作了一些修改。

丰富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說。

不断革命論与革命发展阶段論，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运动发展的理論这一統一体中的两个側面。它們之間是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是对立面的統一。不断革命論与革命发展阶段論的这种辯証的关系，反映了客觀事物和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不断发展变化方面和相对靜止方面之間、漸进性的量变方面和飞跃性的質变方面之間的对立統一的关系。

从唯物辯証法的观点来看，宇宙間的一切事物都是由相互依賴和相互斗争的矛盾組成的，都是对立的統一。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它本身所包含的矛盾的产生、发展、消灭（解决）的过程。在一个大的事物中（革命运动也是一样），不但包含着决定整个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性質的主要矛盾，而且还包含着为这一主要矛盾所决定或影响的各种大小矛盾。在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主要矛盾及为这一矛盾所决定的本質，非到过程完結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往往又会互相有些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質和过程的本質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漸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規定或影响的許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暫時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緩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見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論”）密切地注意当前阶段中主要矛盾的发展状况和趋向，以及为这一主要矛盾所决定或影响的大小矛盾的消长情况，注意当前发展阶段跟其他发展阶段的質的不同和相互联系，是領導机关的首要任务，只有系統地了解了这些情况，才能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針

和政策。

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绝对的，永无止境的，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发展阶段却又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相对静止状态是事物的渐变或量变过程，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连续性的中断，就会发生飞跃或质变。这时，旧的过程结束了，新的事物诞生了，新的事物又经历新的矛盾发展过程。相对静止和量变是暂时的，有条件的，飞跃和质变，旧事物的死亡和新事物的产生，以及旧的发展阶段的结束和新的发展阶段的到来，则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都主张通过革命来改造社会，我们要作革命家，不作改良派。但是，质变是由量变准备起来的，没有平时踏踏实实的工作，革命的到来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要作空想家，应该作踏踏实实的革命者。

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跟其它客观事物一样，它也存在着不断发展变化的方面和相对静止的方面。在每个革命运动（无论是民主革命，也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每一革命运动中的主要矛盾在不断向前发展，由于其他次要矛盾的状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就使得革命发展过程出现了阶段性。每一个革命发展阶段都有其本身的特点，同时，各个发展阶段之间又有其联系性。整个革命运动就是一个发展阶段连接一个发展阶段地向前发展着，直到这一革命运动所包含的主要矛盾得到解决的时候为止。

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就是反映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这两个不同方面的。不断革命论反映的是革命运动的不间断性，一个发展阶段向另一个发展阶段过渡或推移的必然性。革命发展阶段论反映的是革命运动发展过程的阶段性，以及每一发展阶段，特别是当前阶段特殊的质的规定

性。不断革命論反对的鋒芒是右傾保守和消极退坡思想，革命发展阶段論則以“左傾”冒險主义和革命空想家为自己的反对对象。

从不断革命的角度来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各个大的发展阶段，是不間断地进行的。一个大的革命发展阶段（如民主革命阶段）紧接着另一个大的革命发展阶段（如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不仅如此，在同一个大的革命发展阶段中，一个小的阶段同另一个小的发展阶段也是紧相連接的。在整个革命发展过程中，每一阶段都担负着承前启后的使命，一方面，它要繼續完成前一阶段尚未完成的任务，同时它还要为下一阶段的到来准备条件。在每一阶段的初期，往往还保留着前一阶段的残余；而在每一阶段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后期），还会出现一些下一阶段中新事物的萌芽。那种認為两个大的革命发展阶段之間会出现长期停頓状态的观点，那种把社会主义阶段絕對化，認為社会主义阶段会长期停滯的观点，是完全錯誤的，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有害的。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大的革命发展阶段之間，以及一个大的革命阶段中各个小的发展阶段之間，都存在着一定的質的不同；大的革命发展阶段之間，存在着根本性質的不同；至于各个小的发展阶段，虽然它們在根本性質上相同，但因为在一个大的事物的总的量变过程中存在着許多局部的質变，故各个发展阶段都存在着一定的質的差別。左傾急性病者和冒險主义者忽視这些区别，企图人工地制造提前向新的发展阶段过渡的“条件”，或者以幻想代替现实，妄想超越必經的发展阶段，而跳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些都不过是一种幼稚的空想。正象中央決議中所教導我們的：“我們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論者，我們認為，在民

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間；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間，沒有隔着也不允許隔着万里长城；我們又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論者，我們認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質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質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

我們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运用不断革命論与革命发展阶段論这一理論武器呢？这也要从两方面來說。一方面我們應該随时随地注意客觀形势发展的特点，深入地領会党的各种方針、政策，一点一滴脚踏实地地做好当前各种工作，用全力来推进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另一方面，我們还应该时时刻刻地注意新事物的出現和革命形势的发展趋向，为革命运动向新的阶段过渡做好各种准备工作。这就是說：在平时，我們應該既要全面地分析和掌握当前形势的特点，同时又要注意到革命的未来，但是應該把重点放在現在，放在全力作好当前各种具体工作上；在新旧发展阶段交替的时候，則应当把全部注意力用来注視革命运动的趋势和动向，紧紧掌握住每一个有利的时机，坚决地、有步驟地把革命运动推向新的发展阶段。我們應該把伟大的理想与革命的求实精神結合起来，既不作超阶段的空想主义者，又不作沒头沒脑的事务主义者。

不断革命論与革命发展阶段論，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发展的理論中血肉相連的两个組成部分。我們不能离开革命发展阶段論来孤立地談不断革命論，因为所謂革命发展的不間断性，就是說的各个不同的革命发展阶段的連續性，所謂不断革命是指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連接下去，或者象毛泽东同志所說的：“我們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我們也不能离开不断革命論来孤立地談革命发展阶段論，因为任何革命发展阶段，都是不断发展的革命过程

中的一个段落，离开了整个革命过程，則任何革命发展阶段的存在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不同整个革命发展过程，特别是不同前一阶段和后一阶段联系起来，那就无法对任何一个革命发展阶段的情况作出完善的、深刻的說明。

正确运用不断革命論与革命发展阶段論統一的理論，来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和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論問題和实际問題，这虽然是一个复杂的問題，但其中心关键則在于正确地解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以及两个过渡之間的正确关系。在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間，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間，虽然都存在着一定的質的差別，但又同属于公有制經濟的范畴，因此，他們之間又有着內在的联系。关于两个过渡問題，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跟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种发展过程。一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中就开始出現了和逐步发展了共产主义制度的萌芽；但是，两个过渡毕竟是有所不同的，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談。

目前，我国农村已經普遍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的特点，正象毛泽东同志所指示，是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建立，使我国农村經濟增加了一些全民所有制成分。“这是由于农村的人民公社和基层政权合而为一；由于农村中原有的属于全民所有制的銀行、商店和某些其他企业下放到公社管理；由于公社参加兴办某些具有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工业和其他建設事业；由于許多县成立了統一領導全县公社的县联社，县联社有权調度各公社的适当部分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去进行全县性的或超过县的范围的建設事业，并且許多地方已經在着手进行这些事业；等等。”正因这样，有些人

就誤認為人民公社的經濟現在已是全民所有制的性質。這種認識是不對的。正象“決議”中已經明白指示的：“不錯，人民公社的建立，使集體所有制的經濟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但是農村人民公社的生產資料和產品，現在基本上仍然屬於公社集體所有，同國營企業的生產資料和產品屬於全民所有不同。”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生產資料和產品，可以直接由國家按照整個國民經濟的需要統一分配，而集體所有制的企業，包括目前的農村人民公社，卻作不到這一點。

為了使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逐步地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縣聯社應當採取適當的措施逐步增加公社生產資料的全民性成分和公社產品中可以由國家統一調撥的部分。為此，人民公社就不能僅僅從事農業生產，除了農業生產以外，還需要拿出適當部分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發展公社的工業生產，逐步實現公社工業化。此外，還要適當地發展多種經濟，擴大商品生產。這樣，才可以保證公社收入迅速地增加，提高群眾生活水平。只有具備了這些條件，人民公社才可以向全民所有制過渡，這大概需要經過四、五年，六、七年或更多的一些時間才行。

即使將來在條件具備了，人民公社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了，但它仍然屬於社會主義的性質。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雖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高級形式，但與共產主義社會比較起來，它卻處於發展過程中的低級階段。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與共產主義社會在生產資料和產品都歸全民所有這一點上是相同的，但它們之間還存在着一些質的不同。在社會主義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剛實現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還不夠很高，社會產品也沒有發展到極為豐富的程度；

这时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以及资产阶级式的权利残余，都还没有消灭。因此，在分配制度上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还不能采取按需分配的原则，在共产主义时期，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三大差别和资产阶级式的权利残余也消灭了，在分配制度上也就要采取“按需分配”的原则。

另一方面，不能够由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质的差别，就說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不能够也不允许出现某些共产主义因素。由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属于公有制经济范畴，故在社会主义阶段，共产主义因素的出现乃是必然的现象（开始少些，社会主义后期多些）。我国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在公社内实行的供给制，开始带有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的萌芽；人民公社实行的工农业同时并举和相互结合的方针，为逐步消灭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开辟了道路；我国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为逐步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找到了途径；特别是人民公社的出现，使我国找到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将来农村人民公社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共产主义因素还会有新的增长。这种新的共产主义因素的出现，将是由少到多、由慢到快的向前发展，越是到了社会主义后期，共产主义因素就会增长得越快，等到共产主义因素由次要地位慢慢转入主要地位时，我国社会就进入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时代了。

目前我国社会生活中虽然已经出现了共产主义因素，但是还不等于我国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已经正式开始，因为目前这种共产主义因素的数量还不多，发展速度也比较

慢，它們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还只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这些共产主义因素的产生和发展，只是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只有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經濟全面地实现了全民所有制，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水平，那时，不仅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共产主义因素会有更多更快的增长，而且就整个社会經濟条件的发展状况來說，也已經到了可以在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衣、食、住）方面实行按需分配原則的程度，只有在那种时候，我国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才会正式开始。正象“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随着社会产品由于全国工农业日益高涨，逐步由不丰富到丰富，公社分配制度中的供給部分逐步由少到多，供給标准逐步由低到高，以及人民共产主义觉悟逐步提高，……随着这一切，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也将逐步成熟起来。”这就是說，只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各种条件已經成熟了，才会正式实行过渡，社会主义社会才会变为共产主义社会。

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应当首先用大力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因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質，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因此，我們應該拋棄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用最大努力实现“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所規定的我国社会主义現阶段的主要任务。这就是：“經過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組織形式，根据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逐步地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經濟全面地实现全民所有制，逐步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現代工业、現

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共产主义的因素必将逐步增长，这就将在物质条件方面和精神条件方面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在中央决议中还指出：“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者，我们应该用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统一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并把这一科学理论作为处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原载“中州评论”1959年3期）

## 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的阶段論

石 梁 人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我們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論者，我們認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間，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間，沒有隔着也不允許隔着万里长城；我們又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論者，我們認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質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質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这一段話，無論在理論上或是在实践上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各有其不同的質的規定性，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各有其不同的战略任务。把不同質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必然会在实际工作中看錯了目标，打乱了步驟，破坏了在一定革命阶段所必須完成的战略任务。如果我們現在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不同質的阶段混淆起来，那就会不顾目前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不顾物質生活資料尚未极大丰富，全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和道德品質尙不是极大的提高，全民教育尙未普及并且提高，等等状况，而就过早地采取进入共产主义时期才能实行的种种措施。例如：完全取消按劳分配而一律改为按需分配，縮小以至取消商品生产，等等，显然就会引起社会生活的混乱，影响社会主义建設的加速进行，从而也将推迟共产主义的早日到来。

但是，量变和質变有着密切的联系，革命的两个不同的阶段是互相銜接、互相滲透的，不可能也不允許斬成毫不相关的两段。否認了这一点，那就否認了不断革命論，就会在前一阶段不为下一阶段創造条件、奠定基础，就会丢掉远大的目标，失去革命的朝气，因循自滿，停滯不前，从而犯右傾保守的錯誤。

量总是附着于一定的質的，沒有質的量，是抽象的无意义的。量变实际上就是質的漸变过程，即新質逐漸增加、增強、占优势，旧質逐漸减少、减弱、处劣势的过程。任何質的变化，总是要以附着于它的量的变化来表示的，我們把一定質的量的漸变称之为量变，把一定質的量的飞跃称之为質变。質变和量变，有密切的联系，但又是不同的含义，不可以混淆起来，也不可以截然分开。

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質，当工人階級的領導权确立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和資本主义因素的削弱，是这两种質的上升和下降的量变过程，但当这种量变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主义因素已占据絕對优势，資本主义因素只剩了残余的时候，这就起了質的变化。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是两种不同的質，人民公社的建立，使集体所有制的經濟內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也就是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質，但这只是量变而非根本質变，因为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資料和产品，現在基本上仍然属于公社集体所有，同国营企业的生产資料和产品属于全民所有不同。只有当农村人民公社中全民所有制的成分逐漸增加到大大超过集体所有制成分的时候，农村人民公社的性質才会起質的变化，即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有低級和高級之分，人民公社实

行的供給制，开始帶有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則的萌芽；人民公社实行的工农业同时并举和互相結合的方針，为縮小城乡差別、工农差別开辟了道路，人民群众中共产主义思想的增长，等等，都是共产主义的質在产生和发展。但这也还是量变而非根本質变。因为在社会产品尚未达到极大丰富的程度时，便沒有可能在整体上实行共产主义原則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而只能主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則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一方面，無論是在集体所有制中不断发展全民所有制成分，或是在社会主义阶段不断发展共产主义因素，都不是只依靠人們的主观愿望来决定，而是决定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不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人民的共产主义覺悟的提高而不断发展全民所有制的成分或共产主义的因素，那就一定会妨碍社会生产力的繼續发展，一定会脱离群众。

我国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开始到社会主义建成的全过程，充滿新質（社会主义因素）与旧質（資本主义因素及其他反社会主义因素）的斗争，这个斗争要打几个回合，每打一个回合，新質要大大地上升，旧質就要大大地下降、衰頹和潰敗。每打一个回合，都是一次革命，标志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設一个新的发展，所以又不只是局部的、点綫的变化而且是面的变化。到現在为止看来有这样几次比較大的变化：1952年反封建的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和国民經济的基本恢复是一次，这一次是完成民主革命时期所未完成的任务，和修补战争所留下的創伤；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及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是一次，这一次是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1957年以来的以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为标志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革